禮書

五十三之六十四

日吉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一
號 八二六〇
函 二
架 八
冊 一六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八二六〇
冊 一六
架 一二
二七四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260
冊數 16 (9)
函號 274 8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書籍館印
林氏藏書

禮書卷第五十三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淺草文庫

大琮

玉人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彦曰八角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者四角而已考工記曰土以黄其象方則八角之說未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

宗后内鎮其用無所經見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瑑
而大琮謂之内鎮蓋亦刻鎮山以爲飾而與大圭
不類也夫王尊而不親故爲天下之所君后親而
不尊故爲天下之所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
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宗后

王駔琮

后駔琮

玉人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琮七寸皐寸有半
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皐也鄭康
成云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駔琮與駔

圭璋璧琮之駔同以爲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
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駔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
言關石和鈞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懸此
權不以琮而以石也班固言圜而環之令肉倍好
此權不以琮之方而以圜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
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爲祭
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牽射牲后親薦豆籩賓客
則王祼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玉亦王有鎮后
有内鎮王有駔琮七寸后有駔琮五寸駔琮以爲

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立市故也

上公桓圭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脩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也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

也蓋桓强立不撓而以安上爲任故公圭瑑之身
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内屈者卑足以
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於長人而可
以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於養人而可以安人
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
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
也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鷩冕其執七寸
之信圭及大射則王服鷩冕故公降服毳冕降服
毳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尚而殺也五玉亦
謂之五器亦謂之五瑞亦謂之摯（左氏曰男摯大者玉帛）大

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
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
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
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
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
則寶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覲禮侯氏
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擯
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崇坫之上明
堂位所謂崇坫康圭者此也若夫壇壝宫之禮則
諸侯升受王玉王授之於宰矣賈公彦曰壇土無

玷當約聘禮側授宰玉其說或然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盖屈身爲躬信躬爲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爲身不必然也桓說文作瓛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爾雅曰介大也文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夫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於介

圭言太保承之於瑁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卽大圭也王朝日執鎭圭搢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搢則太保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爲王之守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爲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爲所錫之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爲享玉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鎭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王繅 五采 五就

公侯伯繅 三采 三就

子男繅朱綠二采再就

聘王繅三采六就

問諸侯繅二采再就

典瑞王搢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有繅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覜禮侯氏奠圭于繅上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鄭氏謂繅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

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王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繅三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繅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是也璧繅蓋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康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先儒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王有以繅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同玉人曰天子圭中必則與繅之絇組異矣先儒以絇組爲必是必者人有之也豈禮意哉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謂朝日繅五采夕月三采

禮書卷第五十三終

禮書卷第五十四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四圭有邸

蒼璧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四

圭祀天夏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地者崑
崙之示兩圭祀地者神州之示賈公彥謂黃琮以
禮崑崙之示於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示宜於
七月然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不見於經文分
郊以異於丘別感生之禮以異於五帝王肅嘗攷
之矣要之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
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之祭也兩圭有邸非
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至用黃琮牲幣亦
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氣之色是也非冬至則四
圭非夏至則兩圭而牲幣葢用騂黝矣所謂陽祀

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也禮神之玉葢皆植於神
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樂言樂六
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文言歌黃鍾太簇之
類以祀天神地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
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葢皆
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
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
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
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
不應如是之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

祀爲禮其神於義或然書曰弘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漢郊祀志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盖與周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蒼春天之色圜鍾春律之管樂以圜鍾玉以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邸

黄琮

大宗伯曰黄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爾雅曰邸謂之柢鄭氏謂四圭有邸中央爲璧圭末四出兩圭有邸僢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爲璧賈公彦曰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爲璧圭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圭則能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尺其短不過瑁圭之四寸由四寸而上之則祀地

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后之駔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巡守之邊璋。起軍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駔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女之大璋。皆七寸。覜聘之瑑圭璋。享夫人之瑑琮。皆八寸。公之桓圭。象德之琬圭。除慝易行之琰圭。享天子之璧琮。巡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羨度尺。而鎭圭四圭。祼圭。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則大圭三尺。三才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餘長短不倫。各有所稱。豈苟異哉。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玉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禱祈。其禮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爲賓。諸臣爲客。山川賓客。等衰雖除。其

祀與造贈用邸射一也賓至致飧如致積致饔致贈如將幣聘賓所過之邦餼之以其禮所聘之邦則卿致館宰夫朝服設飧賓既聘享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蓋於是時用璋邸射歟璋邸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畧也鄭氏以素功爲無瑑飾若然是四圭圭璧之類有瑑飾乎玉人大琮大璋中璋皆射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邸射不言寸數其詳不可以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蓋璧圜以象天而天以始事爲功故以蒼琮方以象地而地以終功爲事故以璜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虎嚴以象秋南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圭北正陰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覲禮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龜有天地四方玉有六

器皆其類也六玉之制不同而虎特取其形者以
形成於秋故也古者鼉爲虎形以示武敔爲虎形
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神則璧琮重於圭璋圭
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於璧琮而璧特重
於琥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後所以享王與后
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享王與后也琥璜子男所
以享諸侯者也文圭璋特達不加於束帛琥璜將
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重之別也至於禮神則上
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與朝聘之禮異矣昔成
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昭三年左明堂位曰大璜天

子之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璜是也公
羊曰璋判白誤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薨子
家子反賜於府人則雙琥亦魯之所寶也說文曰
琥發兵瑞玉爲琥文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
之時發兵用牙璋徵守以鎮圭召人以瑗後世發
兵乃用銅虎符不知說文白虎通何據而言然

牙璋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
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

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彦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哀十四年左）以命其徒攻桓氏（杜預曰瑞符節以發兵）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以發郡國兵豈牙璋之類歟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或然

禮書卷第五十四終

禮書卷第五十五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順伯　叅

圭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鬱人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祼玉謂圭瓚璋瓚）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

鬯祼祭。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之鬯圭。以肆
先王。祼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
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
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
瓚。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
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
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
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横。假
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
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
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
飾也。王制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明堂位

曰灌用玉瓚大圭。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
瓚亞祼。大宗亞祼。君夫人有故攝焉。詩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
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禮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
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
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圭瓚謂之玉瓚。黃金所以飾流鬯可知矣。江漢曰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卣器也。九命錫圭瓚。文人。文德之人也。箋
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
謂有德美見記也。正義曰秬鬯一卣者。祭時在彝。未
祭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
圭瓚。文曰用賚爾秬鬯一卣。魯語魯饑。文侯以鬯圭
與玉磬如齊告糴。白虎通言九錫之禮曰孝道備者。

錫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金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鄭氏釋小宗伯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旣不得鬯則用薫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薫

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祼圭后之亞祼與王之巡守以祼璋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外隆殺之辨也祼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爲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康成許愼所謂瓚四玉一石是也圭瓚璋瓚則玉爲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靑金外是也三璋射四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繅則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繅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先儒謂凡流皆爲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祼圭之名物鬱人掌祼事之儀節

涖玉鬯則大宗伯贊祼將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祼獻大宗伯攝后之載祼此王與后祭祀賓客之祼禮也惟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肆先王玉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故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曰容夫人有故攝焉）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王入大室祼記曰既灌而後迎牲則尸入祼之然後后再祼焉后再祼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祼也內宰大祭祀后祼獻觀周官行人祼侯伯子男一祼則小祭祀一祼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亦賜圭瓚者之禮也（未賜圭瓚必資鬯於天子）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有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祀日月星辰山川之玉特於宗廟言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祼圭非禮先王之玉也賈公彥釋大宗伯

謂天地有神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神玉裸用圭璋用玉氣也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然考之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鄭氏皆以玉爲禮神之玉文書稱周公之禱大王王季文王而植璧秉圭曾子問稱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反必設奠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宗廟之玉非特圭而已且裸以求神及神之格斯然後可得而禮則裸圭非禮神之物也裸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其餘裸以圭璋又禮以玉而賓客之儀猶且裸與造贈異玉況先王乎然則典瑞玉人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者特其文不備耳

穀圭

大璋

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蓋穀圭以穀爲文以善爲義故可和難以釋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然皆玄纁束帛以將之此尊卑之所同也士婚禮納徵玄纁束帛周禮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

無過五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也蘇秦傳曰錦繡千純犀首傳曰文繡千純裴駰曰純端名則周禮所謂純帛者匹帛也鄭氏改純爲緇與士婚禮玄纁之制不類其說非也考之經傳大璋有三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天子以巡守而諸侯聘女之璋如邊璋制亦謂之大璋則九寸八寸皆可以大璋命之也

琬圭

琰圭

書曰琬琰在西序典瑞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謂琬圭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調人讎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鄭康成曰瑞節琰圭也說文曰琰璧上起美色也蓋琬圭圜而宛之也琰圭剡而有鋒也圜而

宛之仁也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以除慝琰圭判規則圭上圓而判之與凡圭之琰上寸半者異矣康成謂琰圭琰半以上文半爲瑑飾賈公彥曰判半也文云規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爲瑑飾可知然琬琰之有瑑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禮書卷第五十五終

禮書卷第五十六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順順伯　叅

璧羨　袤一尺　廣八寸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曰好璧孔也羨徑也鄭康成曰羨不圜之貌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蓋璧圜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

寸爲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
爲法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
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制十寸皆
爲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故鬴深
十寸內方八寸而爲嘉量幣長一丈八尺而爲制
幣凡此皆璧羨縱横之尺然也度心爲璧以起之
則圜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起度於璧羨權
起於駔琮樂起於黄鍾之長則先王制器豈徒然
哉凡以存天下萬世之法耳

瑑圭　八寸

瑑璋　八寸

瑑璧　八寸

瑑琮　八寸

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
璧琮八寸以覜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
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

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覜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穀蒲是也覜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鄭司農曰瑑有圻鄂瑑起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

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考

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爲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卽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賈公彥曰子男之臣自享諸侯不得過君蓋用琥璜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覜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覜聘亦如之可知賈公彥曰直言覜聘亦如之則聘享皆降一等明玉人言

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公之繅斿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公之圭繅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薳啟疆曰朝聘有圭享覜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聘之禮重於殷覜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啟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

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
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
璋貴於璧琮矣至於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
又重於圭璋

合六幣

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玄纁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何也昔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
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
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
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
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
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
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
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

是帛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玉案 十有二寸

說文曰案几屬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司農曰案玉案也鄭康成曰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以勞諸侯也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則棗㮚實之器乃加於案也然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人有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王夫人預焉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曰子見南子環佩璆然又曰魯公賜仲環賜子家子一環一璧又曰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左昭十六年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於反絶佩環則不佩玦故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所以離之也反絶以環不以玦故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於夷吾將以還之也韋昭曰環還也然環有以金銀爲之其制蓋與玉環不同毛公釋詩曰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其言蓋有所受也

瑗

爾雅曰好倍肉謂之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荀子曰召人以瑗說者曰周禮珍圭以徵守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考之於禮君召臣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趍天子徵諸侯則以珍圭非諸侯則以瑗歟

禮書卷第五十六終

禮書卷第五十七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玲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玉節之制如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

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貧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者。法式藏於掌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也。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圖土內之

正義曰。角用犀角者。案釋獸云。犀似豕。注云。角在鼻上。犀角是角中之貴。故知不得用玉者。當用犀角。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亦異内外也。山多虎者。謂晉國之類也。平地多人者。若衛國之類也。澤多龍者。若鄭國之類也。輔之者。以節使不損壞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

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鄉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如令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正義曰行人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十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案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令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吏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云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者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內同用符節是異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琰圭也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比長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若無授無節惟圜土內之鄉大夫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大司徒若國有故則制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施惠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司險若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惟有節者達之懷方氏達之以節野廬氏凡有爵及有節者至則爲之辟周語先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敵國賓至關氏以告行理以

節逆之

八節

玉節鄭氏曰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

角節鄭氏曰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龍節金爲之

人節金爲之

虎節金爲之

符節

管節

旌節

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此使者所執也比長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以達之此民所執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

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
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
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謀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
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
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
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
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持八節
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
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
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

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
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
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
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
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
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杜預曰珪守邑之信符。
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
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
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
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

節則非以寸討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英蕩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氏曰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杜子春蕩當作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考之於經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爲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爲畫函其說是也言凡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之所執非邦國使者之所執也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宅也

傳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所過文書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曰節爲信

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葢掌節所謂傳者凡通達於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傳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爲無虞而輕廢不爲有警而後設

璽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細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衞宏漢舊儀曰諸侯玉印黄金橐佗鈕文曰璽列侯黄金印龜鈕文曰印丞將將軍黄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璽郎爲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有鈕文盤五龍然則漢

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禮書卷第五十七終

禮書卷第五十八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幣帛　帛錦附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婚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者以束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阨陜西上中庭位併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無幣異於賓客士相見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于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一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入境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有司展群幣以告群幣私覿及大夫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賓用束錦儐勞者賓裼奉束

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徹也)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具臨巳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束帛乘馬儐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儐之束帛乘馬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

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五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放其方之色)祀大神示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

其録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䋁與大宗伯孤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飲酒有酬幣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大祀

六曰幣號幣云量幣挍人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

（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待賓客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如朝）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禮運列祭祀瘞繒（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禮器圭璋特琥璜爵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帛皮圭諸侯適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大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几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賛幣而從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

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之。若飲食爲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又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其幣所同。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大夫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特之。旣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雖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左氏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文晉韓宣子如楚。楚薳啓彊曰。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晉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餚烝。范子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折而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酬之幣。飲酒

燕語相悅也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用幣與大夫同幣）吳伐越使來好聘獲骨焉節專車賓好幣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侑（胙賜祭肉侑侑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鄭康成曰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其數則十端為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玄纁束是也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於殯東几上聘禮奠于室

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太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舉幣是也大夫則祀而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牷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賈公彥曰鄭以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

詡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餚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餚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厚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

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燕群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頴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遂敵彊曰宴有好貨文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文王饗虢公晉侯皆

玉五瑴馬三匹左氏不譏其物而譏其數之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觶舂人凡饗食共其米饎人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主者異耳

禮書卷第五十八終

禮書卷第五十九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參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鄭氏曰埋牲玉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文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

子適四方先柴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繒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春秋之時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沉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鄭氏曰舉而下埋之階間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柴在行事之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爲始祭地以瘞血爲先賈公彦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爲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爲貴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則帝牛與稷

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音賀循謂燔牲左胖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曰積柴禋祀槱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守瘞

司巫凡祭事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玄纁之率玄居

三朝貢禮云純三尺制四丈入八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筓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

於殯東明繼體也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舉而下埋之階間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跋於適天子也覲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筓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

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也。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

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制幣是自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犠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十家語 凡此視其事與時而

巳。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塈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筥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簋實實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禮記曰蚕則績而蟹有筐又曰具曲植籧筐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氏曰筐筥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籧盎筐有頃筐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五斛小筐實績熬幣帛簋實而已筐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篚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篚儀禮罍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餞君爵而已篚之爲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士虞苴制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可以代𣂔俎（士虞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甕此篚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筐

而篚者筐類也其用以實簋實宜矣鄭氏曰篚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禮書卷第五十九終

禮書卷第六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贄儀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大宗伯曰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司約曰治贄之約行人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下

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禮記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四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婦人之贄椇榛脯修棗栗國語曰爲贄幣瑞節以鎮之春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不敢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

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儐還之大夫於常爲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埒於身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摯左傳言委質爲臣荀卿言錯質之臣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

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鬯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爲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皮帛

虎皮 王之孤飾贄以虎

豹皮 公之孤飾贄以豹

孤 希冕

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葢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爲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也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玉人曰繼子男執皮帛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

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皇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繢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納禮徵奉帛於堂賓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

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賓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羔

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先儒謂飾以繢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群。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其大畧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袞。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爲常禮誤矣。

禮書卷第六十終

禮書卷第六十一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閲
盛 順順伯 叅

士昏贄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群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别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

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袡領必纇黼腊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

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彦曰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爲之説歟

士雉

腒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行腒鱐同意臣之於君奠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

故贄以雉

鶩

鷄

童子贄

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爲鶩鶩然鶩之爲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鶩李巡曰鶩鴨也野曰鳧家曰鶩鶩然則庶人執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屨不絇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爲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

拾

矢

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
以纓拾矢可也蓋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
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
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贄

笲

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
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笲服脩升拜奠于席

姑坐舉以授人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
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椇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
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文有榛實蓋具椇榛
棗栗者盛禮也魯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氏曰男
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椇榛
棗栗以告虔也公羊曰宗婦覿用棗栗云乎服脩
云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脯脩陰也故贄於姑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
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栗大夫二手授栗主人案十
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

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爲贄而已哉

禮書卷第六十一終

禮書卷第六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閲
盛 順順伯 叅

大宗小宗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
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
宗道也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文王世子
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
赴練祥則告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
賻承含皆有正焉小記曰支子不祭明其宗也内則
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
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
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
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
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
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
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
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
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
他國使其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

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告死於墓而居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于宗室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

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諸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儀禮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

大宗。女子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大夫爲宗子。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儀禮所謂不貳斬之類。)貴賤有繫而不閒。(文王世子曰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爲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

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卽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

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葢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内死雖殤也必殺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

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賓循言奸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

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辨嫡上

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朞而長子三年以其傳重也孫服祖朞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朞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

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絶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

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爲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爲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嫡孫爲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若然是無嫡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絕正統而厚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絕云不亦異乎

辨嫡下

木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擅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

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禮言子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爲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别子爲祖也。爲祖而不爲宗。則其所立者。非爲傳襲其先也。果使之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姓族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

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文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

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系錄而路敬淳述之徒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使不相亂婚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動則姓氏又可以

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

禮書卷第六十二終

禮書卷第六十三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九族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睦高祖玄孫之親皐陶謨曰惇叙九族庶明勵翼仲虺之誥曰志自滿九族乃離詩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其詩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頍

弁諸公刺幽王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其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其詩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行葦忠厚也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黃耇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

三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禁令三族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禮記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三族父子孫也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史記秦紀襄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誅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前漢張耳傳趙相貫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宗族

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脤膰以親兄弟之國甸師王之同

姓有辠則死刑焉〔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王族故士故爲士晩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巾車金路封同姓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

宮刑不翦其類也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坊記君子因睦以合族杕杜詩曰晉人刺其君不親九族左傳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文七年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叔向曰公族將盡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爲右師諸之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夫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旣而華亥果亡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葢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

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
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
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
族已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
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
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父
母則合而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
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文禮小功之
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
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

正何則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
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葢已上親
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
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
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
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朞則曾
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
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
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
朞適孫朞庶孫大功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爲庶孫也

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朞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朞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此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朞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朞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朞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朞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禮耳

族燕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禮記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族無宮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

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　大傳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常棣燕兄弟也。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爲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親燕饗

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天子燕宗族之禮云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云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爲將餕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餕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祭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宗婦之燕可知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

宗載考（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則止正義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楚茨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祖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欲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王皮弁以日視朝詩刺不能宴同姓而曰有頍者弁則皮弁也）宰夫爲主異姓爲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備焉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驩其大牢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鄭氏

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族飫之禮

周語定王謂晉隨會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爲飫）親戚燕饗則有餚烝（餚烝升體節解折之俎也謂之折俎）令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其滿物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敬王十年萇弘欲城周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飫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詩作此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類也）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

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袁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有燕以申好。及其有大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屨升堂。坐而不立。其牲體折節而殽烝。所以致愛。飫不脫屨升堂。立而不坐。其牲體半解而房烝。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故立成禮烝而已。又曰。歲飫不倦。然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爲之也。國語言歲飫時燕。蓋明其疏數之異而已。衛彪傒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以其戒慎尤在於厭飫之時也。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繹不盡飫而退。則飫非若燕禮之多儀也

禮書卷第六十三終

禮書卷第六十四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溥西銘　閲
盛　順順伯　叅

冠

周禮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

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十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

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以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加冠爲成人也。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也。前期三日。筮賓如來日之儀。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甒。

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晉語云。趙文子冠。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

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文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左氏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成二年楚救齊蔡

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賈公彥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商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皆爲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旣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

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三加可知孔頴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

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沒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

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

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十七即位)孝昭即位十年加元服・(八歲即位)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後漢志曰・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擒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

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與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黄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黄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給之

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

以伯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然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

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袞冕矣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繢緌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爲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袞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袞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

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歟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没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士冠筮日之儀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

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之祧卿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少牢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旬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近日者以士筮旬內大夫以上筮旬外也特牲筮祭同服玄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服冠日服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其說誤也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服陳于房房東領上北贊者立于房西面上南醴設于房尊匴籩豆上南冠弁執于西坫南上東主人立于東序面西賓立于西序面東冠者未冠既冠面南即席加冠面西醴之西南其降而見母面北其始也賓揖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與升正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房服其服又揖之即筵坐櫛纚祝加如初蓋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

故降彌下也始祝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禮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者唯其所當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

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曰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彦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爲盛也

庶子冠

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鄭氏曰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也。

觀此則孤子之冠雖不言醮位。其醮於客位可知。

醴醮

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

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皆如初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亦當爲醴正義曰自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上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夏商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鄭解無酬酢曰醮案曲禮云長者舉未釂鄭注云盡爵曰釂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者若然醴亦無酬酢不爲醮名者但醴大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商之禮士昏禮贊醴婦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則使醮之醴側尊一甒無禁無玄酒設于房中而醴冠者於三加之後每加必祝故醴辭祝辭三其薦則脯醢而已醮尊兩甒有禁玄酒設于房戶之西而醮冠者於每加之後而毋加不祝故醮辭三無祝辭其薦則始醮脯醢再醮攝酒其他如初再醮有乾肉折俎嚌之若殺特豚載合升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

醮加俎嚌之如初嚌肺而醴用觶醮用爵醴尊之篚亦在房醮之篚則在庭醴則贊者酌受賓賓不親酌故無升降醮則賓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葢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耳記曰醮於客位此適子之醮也鄭氏遂以醴爲周法醮爲夏商法此不可考特牲少牢牲皆用右胖鄉飲鄉射主人牲用右體少儀大牢少牢則以左肩爲歸胙右肩以祭特牲士虞喪祭反吉用左則周之吉禮皆用右也鄭氏釋特豚合升之文謂凡牲皆用左胖不知何據云然

醴賓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葢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醴賓則三獻之禮故家語曰以鄉爲賓其禮則如士以三獻之禮也

昌平坂學問所

禮書卷第六十四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